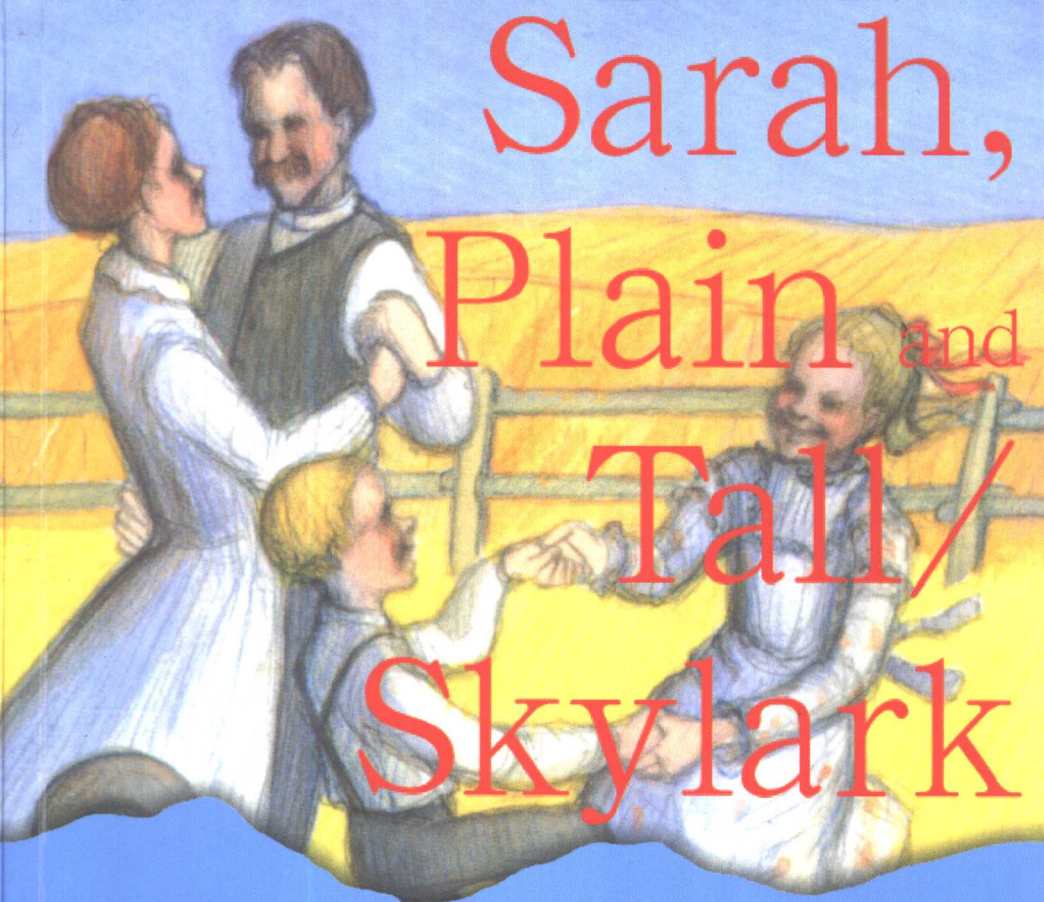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Sarah, Plain and Tall/ Skylark

海边来的新妈妈



译 林 少 儿 文 库

〔美国〕麦克拉克伦 著
李霞 译

〔美国〕麦克拉伦 著

李霞 译

海边来的 新妈妈

译林出版社

Plain
Kylar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边来的新妈妈/(美)麦克拉克伦著;李霞译.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1.6
(译林少儿文库)
书名原文: Sarah, Plain and Tall/Skylark
ISBN 7-80657-234-1

I.海… II.①麦… ②李… III.儿童文学-长篇
小说-美国-现代 IV.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2616 号

Sarah, Plain and Tall Copyright © 1985 by Patricia MacLachlan.
Skylark Copyright © 1994 by Patricia MacLachlan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Ltd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Sarah, Plain and Tall 登记号 图字:10-2001-026 号
Skylark 登记号 图字:10-2000-141 号

书 名	海边来的新妈妈
作 者	[美国]麦克拉克伦
译 者	李霞
插 图	颜青 曹蕾
责任编辑	陈静宇
原文出版	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, 1985 & 1994
出版发行	译林出版社
E - mail	yilin@public1.ptt.js.cn
U R L	http://www.yilin.com
地 址	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9)
照 排	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	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6.875
插 页	2
字 数	65 千
版 次	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57-234-1/I·206
定 价	10.5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莎拉	3
云雀	91

莎 拉

—

“妈妈每天都唱歌吗？”凯勒问，“每一天？”他挨着火炉坐着，手托着下巴。已经是黄昏了。狗就在他身边，躺在暖洋洋的壁炉下的石板地上。

“每一天。”这是这个星期我跟他说的第二遍了。也是这个月来的第二十遍了。会不会是今年以来的第一百遍了？也不知是这几年来的多少遍了。

Saa, Iij and
a1 Syak



“爸爸也唱吗？”

“唱，爸爸也唱。别靠得太近，凯勒，你会被烫着的。”

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，在壁炉下的石板地面上，留下一阵因摩擦而产生的吱吱的声音。狗被惊动了。又小又黑的禄蒂摇摆着尾巴昂着头，尼克则继续睡它的觉。我在厨房桌子的大理石案板上，一遍又一遍地揉着面团。

“呃！那么，爸爸现在也不唱了吗？”凯勒说得很轻。壁炉里一段木头劈啪一声炸裂开了。他抬头看看我，“我刚生下来的时候长得像什么样子？”

“你身上光光的没有穿一件衣服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你的样子就像这个。”我举起揉成圆圆的半球状的面包团。

“我有头发的。”凯勒很认真地说。



“头发很少，不值得一提。”我说。

“是她给我起了凯勒这个名字。”他接着说。他是在往这个老生常弹的话题里添油加醋。

“换了我就管你叫淘气包。”我说得凯勒笑起来了。

“妈妈用黄毯子把我裹好交给你，还说……”他等着我把话接过去，把这段故事说到底，“说……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妈妈说，‘他不是很漂亮吗，安娜？’”

凯勒觉得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。而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长得普普通通，平平常常。他当时还大哭大叫了一阵，身上有一股恶臭。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

“他不是很漂亮吗，安娜？”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几个字。我上床去睡觉了，心里想着妈妈的样子多么可怜。我忘了跟她说晚安。

Jack, Jill
and
Sally



Saa, hi and Tal Syak

我在围裙上擦擦手，走到窗口。窗子外面，草原向四周延伸，与天际连接在一块。冬天几乎已经过去了，有好些地方还有残雪，到处都结了冰。我看着那条长长的泥路，慢慢地爬过原野，想起了妈妈死的那个早晨，虽然阳光很充足，可天气是那么的寒冷。他们驾着一辆马车来把妈妈接走，把她埋掉。后来表兄、表弟、表姐、表妹，还有姨妈、婶婶、叔叔、伯伯全都来了，要把房子挤满似的，但是房子没有被挤满。

慢慢地，一个一个地，他们都走了。后来的日子显得漫长而又黑暗，就像是冬天一样。其实已经不是冬天了。爸爸不再唱歌了。

他不是很漂亮吗，安娜？

不，妈妈。

要觉得凯勒漂亮真不容易。过了三天我才开始喜欢他。他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，晚饭后，爸爸在洗



碗和碟子。凯勒的小手在摩挲我的脸。他笑了一下。

那是笑，我知道的。

“你还记得她唱的那些歌吗？”凯勒问，“妈妈唱的歌。”

我从窗子转过身来：“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她唱的是花和鸟的歌，有时在晚上她还唱月亮的歌。”

凯勒伸手去摸禄蒂。

“也许，”他说，不过声音很低，“如果你记得她唱的歌，那么我可能也会记住她的样子。”

我的眼睛像涨潮一般，眼泪流下来了。这时门开了，爸爸进来了，风也吹进来了。我去搅炖着的汤，爸爸拦腰搂着我，鼻子抵着我的头发。

“一股香皂的味道。是那炖的汤的味道。”他说。

我大笑起来：“是我的头发。”

凯勒走过来，张开双臂围着爸爸的脖子，爸爸一前一后地晃着他，他就这样吊在那里。

Sara,
Lili
and
Tal
Syak

“城里冷。”爸爸说，“杰克不听话。”杰克是爸爸从一只小马驹养大的马。“这只无赖。”爸爸嘴里一边嘀咕着一边笑着，因为不管杰克怎么样，爸爸都喜欢它。

我用勺子把汤盛出来，点上了油灯。我们吃饭时，狗就蜷缩在桌子下面，希望有什么吃的泼洒出来，有什么东西分给它们吃。

那天晚上，如果凯勒不问爸爸什么事情的话，爸爸可能就不会把莎拉的事说出来了。碗碟清洗干净以后，爸爸正把碳炭往锡桶里放，凯勒说话了。实际上那也算不上什么问题。

“你不再唱歌了。”他说。语气有些粗重。他不是存心这样的，是因为他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想的时间久了。“为什么？”他问这话时语气温和多了。

爸爸慢慢地直起身子。很长一阵的沉默，连狗都抬起头来看看，想弄个明白。

“那些老歌我都忘了。”爸爸说得很轻。他坐了下来，“也许还有办法再把它们记起来。”他抬头朝我们看着。

“什么办法？”凯勒急切地问。

爸爸又倚回到椅子上。“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。要求找一位帮手。”

“你是说找一位管家？”我很吃惊地问。

凯勒和我相互看了一眼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因为我们想起了我们原来的管家希丽。她长得圆滚滚的，动作慢吞吞的，走起路来脚在地上拖着。夜里，她打鼾的声音尖利得就像是茶壶盖子的叫声，能把火浇灭。

“不，”爸爸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不是管家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“一个太太。”

凯勒睁大了眼睛看着爸爸。“太太？你是说一个新妈妈吗？”尼克把脸滑进爸爸的两膝中间。爸爸抚

aa,
li
a d
a l
S y a k

10

摸它的两只耳朵。

“那就是说，”爸爸说，“跟麦琪一样。”

马修是住在我们南面的邻居。他登了一则广告给自己找了一个太太，给孩子找了一个新妈妈。麦琪是田纳西人。她的头发是胡萝卜色的，她喜欢高声大笑。

爸爸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信，把信展开。信是写在白纸上的。“我已经有回音了。”他把信读给我们听。

亲爱的雅各·惠丁先生：

我是缅因州的莎拉·惠顿。这个你从信上的签名也会了解到。我是来应征的。我从未婚嫁，尽管也有人向我求过婚。我一直与年长的哥哥威廉一起生活，可他不久就要娶亲了。他的未婚妻年轻而又

aa, Mir and Tal Syak



爸爸伸手到口袋里拿信，把信展开。信是写在白纸上的。

充满活力。

“我一直喜欢生活在海边，可眼下我觉得有必要搬离这里了。事实上，大海在最东边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她都会离我越来越远。我没有更多的选择。这不应该被视为对你们的一种情感上的伤害。我身强体壮，干活勤快，我又热衷旅游，但我算不上性情温和。你如给我回信的话，我也想了解你的孩子的情况，你们生活的地方，还有你本人。

莎拉·伊丽莎白·惠顿

又及：你是否介意养猫？我有一只猫。

爸爸读完了信。谁也没有说一句话。他还不停地看看手中的信，自己默默地又念了一遍。最后，我微微侧过头，偷看了凯勒一眼。他在笑，我也笑了。

Sara,
Mimi
and
Tal
Sybil